



井台會

京 劇

北京寶文堂書店

井台会

*

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64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70·584 字数6,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8

1960年6月北京第1版 196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7)0.09元

125

前 記

《井台会》是《白兔記》传奇中的一段故事。

五代时，刘知远赴并州投軍，妻子李三娘在家遭受兄嫂虐待，每天研磨担水，在磨房生子咬脐郎（刘承訓），又險遭毒害；李三娘遂託人将嬰兒送往并州交付刘知远撫养。

十六年后，刘知远任九州安撫使，兵至中原，順便回家探視，并派子刘承訓先行等候。一日，天降大雪，刘承訓到郊外射猎，因追白兔，在井台旁遇見了担水的李三娘，母子交談之后，均未敢冒然相認。李三娘乃咬破手指写成血書，由刘承訓帶交其父，一家終得团圓。

这是中国京剧院演出本，由該院文学組吳少岳、祁野耘改編的。

劇中人物

小軍甲 (丑) 小軍乙 (丑) 劉承訓 (小生)
李三娘 (旦) 四軍士 (龍套)

第一場

(小軍甲、乙、劉承訓上。)

劉承訓 (念詩)

父帥命我作先行，開元寺內暫停軍。

天寒地凍風雪緊，古剎淒涼好悶人！

唉！

小軍甲 小將軍，瞧這兩天這麼大的雪，元帥的大軍還沒來，咱們就在这个廟裏這麼呆着，您不悶得慌嗎？

劉承訓 唉！天寒雪緊，古寺蕭條，實實令人煩悶！

小軍甲 噯，可也說得是哪！自從咱們元帥統領大軍，來到中原，您不回并州，反教您帶兵先到這開元寺等着您，這是怎麼一回事兒呀？

小軍乙 噯，你不知道咱們元帥是徐州沙陀村的人嗎？

这回轉道，一定是想回家看看。我瞧元帅大軍还没赶到，趁这个机会，咱們到处散逛散逛，倒也不错。小將軍您看怎么样啊？

小軍甲 那么您(向刘承訓)就想个主意，咱們到外头玩玩去吧！

刘承訓 天降大雪，到哪里去玩耍？

小軍甲 (略思) 噯，有倒有个主意，咱們何不到郊外行围射猎一回，您瞧怎么样？

刘承訓 好便好，只是我父帅到此，无人迎接呀。

小軍甲 这么大的雪，又没有太急的事，您来不了。

小軍乙 是啊，我想也来不了。

刘承訓 如此，我們就去到郊外行围射猎一回。

小軍乙 那敢情好啦。

刘承訓 吩咐軍士，准备弓箭，随俺到郊外行围射猎去者。

小軍甲 是。——下面听者！

軍士 (內) 啊！

小軍甲 小將軍有令。准备弓箭，郊外行围射猎去者！

軍士 (內) 啊！

刘承訓 (唱西皮倒板)

雪花飄彤云密寒风凜凜——

(四軍士上，刘承訓上馬，众軍士行獵。

刘承訓 (接唱二六)

跨雕鞍望郊原似玉如銀，

冒风寒踏冰雪穿林越岭，
众军卒携弓箭抖擞精神。
树影疏入烟少山川寂静，
追兽踪寻鸟迹射猎散心。
叫军卒撤围场荒郊野境——

〔雁叫。〕

小军甲 雁来啦！

刘承训 啊！（接唱摇板）

猛抬头见空中塞雁飞鸣，

弓箭伺候！（小军甲递弓箭）

满扣弓弦箭射准——〔雁落地，惊起白兔。〕

小军甲 射着啦！喝，有只白兔儿！

刘承训 （接唱）

见一白兔在前行。

二次开弓放雕翎——（射兔，扫一句。）

小军甲 带箭而逃！

刘承训 紧紧追赶！

小军甲 啊。

〔众追下，刘承训“趟马”下。〕

第 二 场

李三娘 （内唱西皮倒板）

满天飞雪……

(李三娘在大雪纷飞、北风怒吼声中上。)

李三娘 (接唱慢板)

北风紧，

衣单薄身寒冷道路难行。

这荒村白茫茫寂无人影，

誰似我李三娘踏雪行冰！(接“小拉子”，
夹念)

可叹夫和子杳无音信，每日研磨担水受尽
欺凌。

想儿夫肝腸断血泪已尽，苦挣扎盼的是枯
木逢春……(唱散板)

忍痛含悲我往井台奔——(接“小拉子”，
滑步。)

(李三娘汲水，白兔逃上，落箭下。)

李三娘 呀！(接唱搖板)

見白兔身负伤落下雕翎。(拾箭，看箭，
念)

刘知远！(揉眼再看)刘知远……(接唱散板)

雕翎上写的是我夫名姓，

教人又喜又伤心。

十六载一去无音信，

莫非他今日轉回程？

站立井台心不定——

(“急急风”，刘承訓上，小軍甲、乙、四軍士隨上。)

刘承訓（接唱）

見貧婦哭啼啼手執雕翎。

小軍！

小軍甲 有。

刘承訓 問那拾箭的婦人，可曾見着那只白兔！

小軍甲 是。——我說那一婦人，你可見着一只白兔嗎？

李三娘 那白兔已經逃走了，只是遺落雕翎在此。

小軍甲 哦，拿過來吧！

李三娘 這……我且問你：這箭可是你的？

小軍甲 不是我的，是我們小將軍的。

李三娘 小將軍是哪個？

小軍甲 你好大的眼眶子呀！你看，這不是我們的小將軍嗎？

李三娘 啊？

小軍甲 瞧你這麼愣愣瞋瞋的干甚麼？還不拿過來！（欲搶箭。）

李三娘 且慢！這箭上現有名姓，你若說得出，我便還你。

〔刘承訓下馬，小軍乙接馬。〕

小軍甲 這箭上的姓名是……（看刘承訓。）

李三娘 是甚麼！

刘承訓 是刘知远！

李三娘 啊？難道你也叫刘知远？

刘承訓 俺不叫刘知远。

李三娘 那刘知远现在在哪里？

刘承訓 这……

小軍甲 得啦！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你問这个、
問那个干什么，还不快点儿拿过来，拿过来！（夺
过箭。）

李三娘 （唱西皮散板）

我只說儿夫回家轉，

又誰知鏡花水月渺无痕。

北望夫君（“接哭头”）珠泪难忍——

〔小軍乙与刘承訓帶馬，刘承訓摆手命止。〕

刘承訓 呀！（接唱）

这妇人哭得好伤心，

双眉愁鎖心銜恨，

其中必定有隱情。——（向小軍乙作手勢，

小軍乙与四軍士下）

啊！这一妇人，对箭啼哭，莫非你与刘知远沾亲带
故么？

〔李三娘一愣、犹豫，小軍甲要拦刘承訓，被刘承訓阻
止。〕

李三娘 （唱垛板）

說什么亲，我不敢認，

道什么故，我有口难应承。

小將軍，来相問，

我是个无亲无故受苦的人！（接“小拉

子”。)

刘承訓 (念) 数九寒天风雪紧，家家户户掩柴門。

难道你家无儿女，因何独自受凄零？

李三娘 (接唱流水)

他那里把儿女問，

愁鎖眉头痛在心。

看面貌……看神情……

他好象当年我的夫君。

我儿与他年貌正相等，

莫非他是咬脐郎我的姣生！

且喚乳名将他認，我那咬——(接“小拉子”。)

小軍甲 啊！你要干什么？

李三娘 (接唱)

莫要錯認小將軍……(接“小拉子”)

我含悲忍泪把話論，

把我的苦楚說分明。

都只为儿夫投軍他乡奔，

見雕翎触动了我那望夫情！

刘承訓 啊！(唱搖板)

听她之言令人憫，

对箭怀人必有因。

为何提起父名姓，

必須向前問詳情。

方才你言道，你丈夫前去投軍。我也是軍營中人，
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誰？你丈夫叫何名字？對我說
明，也好替你尋找。

李三娘 小將軍哪！（唱快三眼）

家住在李家庄离此甚近，

我名叫李三娘兄妹二人。

刘承訓 配夫何人？

李三娘（接唱）

自幼儿配夫刘知远——（接“小拉子”。）

小軍甲 住口！

刘承訓 哼！多口！那廂伺候！（小軍甲下）不必惊
慌，慢慢講来！

李三娘（接唱）

前往并州去投軍。

刘承訓 哦，他往并州投軍！我来問你：他去后可有書
信哪？

李三娘（接唱）

誰知他一去无踪影，

兄嫂起下不良心。

逼我改嫁我不允，（轉二六）

百般折磨受苦情，

白日汲水到日尽，

夜晚研磨到天明。

身怀有孕苦难忍，（轉流水）

在磨房生下小姣生。

恶嫂不把剪刀借，

无奈何只得咬脐根。（接“小拉子”。）

刘承訓 啊，我且問你：你那儿子他、他、他現在何
处？

李三娘 （接唱）

兄嫂要害姣儿的命，

亏寶公送往并州城，

十六載父子无音信，（哭头，轉散板）

望穿秋水不見人！（哭泣，暈倒井台。）

刘承訓 （唱散板）

听一言来吃一惊，

难道她是我娘亲！

爹爹說她早丧命，

岂有人死又复生！（轉二六）

她若不是我亲生母，

为甚么姓名家世道得真？

此时我把亲娘認——（轉搖板）

犹恐其中有別情。

滿腹怀疑心不定——

有了！（接唱）

我不免索証凭去問父亲。

听你之言，就是鉄石之人，也要落泪。我乃九州安撫使之子，我父統領大軍，不日打此經過，既是你

丈夫前去投軍，难免就在我父帅帳下，你可写下家書一封，等我父帅大軍到此，我替你在軍中挨營查問如何？

李三娘 如此，感激不尽。只是无有紙笔……罢！（唱散板）

荒郊难寻紙和笔，

扯下半幅素罗裙。

咬破中指血淚进，（咬指，刘承訓拦阻不及，
接唱快板）

字字行行写苦情。

十六載受尽折磨将你等，

想断肝腸痛碎心。

临別言語可曾記？

难道你……貪图富貴变了心！

千头万緒書难尽，

有劳你带去查問我夫君。

〔李三娘递血書向刘承訓跪拜，刘承訓急攙起。〕

刘承訓 （唱散板）

見此情不由我心神不定。

好一似万把刀刺在心，

回营去禀父帅把娘亲迎請——

李三娘 （哭）喂呀……

刘承訓 不必啼哭，外面寒风刺骨，快快回家去吧！

〔刘承訓做手勢招小軍甲牽馬上，刘承訓接馬，揮小

軍甲下。

刘承訓（接唱）

持血書止不住泪洒衣襟！

回家去吧！（迟迟注視李三娘，上馬掩泣而下。）

李三娘（唱散板）

小將軍臨去時叮嚀不尽，

行一步一回头却为何因？

是我儿就該將我来認——（苦思，看天色，

担起水桶，接唱）

莫奈何归家去等候信音！

〔李三娘满怀忧疑，退步而下，幕徐徐閉。

——剧終